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第一辑

死亡飘移

周宇坤

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1998年12月10日出版 第10卷第12期 总第120期

10.00元

死亡飘移

张其成



125

1998年12月10日出版

SFW

科幻世界文库



死亡飘移

周宇坤 著

Science Fiction World Literary Treasure-House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死亡飘移

著者	周宇坤
责任编辑	秦月
封面设计	蓝叶
版面设计	周之
责任校对	阿来
责任出版	周红君
出版发行	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编 610012
开本	787×960 1/32 印张 8 字数 125 千
印刷	四川自然资源研究所 印刷厂
版次	1999年4月成都第一版
印次	1999年4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	1—3500册
定价	70.80元(全套)

ISBN 7-5364-4187-8/I·15

■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■如需购本书，请与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社联系。
地址/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11号
邮编/610041

■ 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■



科幻世界文库

主	编	杨	潇	谭	楷
策	划	阿	来	秦	莉
		莫	树		
编	委	田	子	邓	吉
		莫	树	陈	进
		阿	来	谭	楷
		秦	莉	杨	潇

序

• 杨 潇 •

夜以继日，加班加点编完青年作家星河、凌晨、周宇坤、柳文扬、赵海虹和刘维佳的科幻小说专集，正值九九年春节前夕。老编们个个喜不自胜，竞相传看这套书的封面打样，如产科医院的医生护士欣赏一车乳香扑鼻、哇哇乱哭的婴儿。1998年冬，科幻世界杂志社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合作成立了科幻图书编辑室，编辑的第一套丛书，便是这六位青年作家的专集。它体现了编辑室的“力学三要素”：

力的作用点：推科幻新人，出科幻精品；

力的大小：全力以赴，不遗余力；

力的方向：繁荣中国科幻，推动中国科幻产业发展。

六位作家中，资格最老的星河，从事科幻写作不过五六年，而刘维佳发表第一篇科幻作品的时间是1996年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捧出自己的专集，这既是作者自身勤奋写作的结果，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在世纪之交，中国科幻涌动的大潮中最先跳起来的几朵浪花。

也许，一些读者读完这几本科幻小说后，会说：“原来如此，我也可写科幻，出书嘛！”好，此话正中老编下怀。这几朵最先跳起来的浪花，并不见得是最绚丽的浪花——我们坚信，好戏连台，好戏还在后头。况且，星河们年少气盛，风华正茂，他们定会不断超越自我，不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。

星河很有创新意识，他的《决斗在网络》是最早以“网络”为题材的科幻小说，由此带出一批“网络”科幻。赵海虹的《桦树的眼睛》写植物的“神经”，柳文扬的《闪光的生命》写复制生命，也是尖新的题材。科幻小说的成功，大都取决于科幻题材与构思上的新颖。周宇坤以硬科幻著称，硬科幻难写，他偏要碰“硬”，“硬”成为他的作品出新之处。凌晨的代表作《猫》，寻找到新的视觉；刘维佳竭力在作品中注入自己的哲学思考，都力求创新。

爱因斯坦斥责一些平庸的科学家说：“我最看不惯那些只愿意在一块木板上找最薄、最容易打孔的地方钻许多洞的科学家。”

科幻，写了多年后，已有许多“容易打孔的地方”，沿袭老套路必然流于平庸。

看来，要想成为能写出好作品的科幻作家，似乎应遵循另一套“力学三要素”：

力的作用点：瞄准高新科技的新动向，发现尖新题材；

力的大小：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，倾心创作；

力的方向：出精品。

1903年，鲁迅译完凡尔纳的《月界旅行》后，写下“导中国人群以行进，必自科学小说始”那一行黄钟大吕般的文字。九十多年过去了，随着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迈进，中国科幻终于走向振兴之路，鲁迅先生的遗愿正在付诸实现。

我相信，继星河、凌晨等六位青年作家之后，将会有一大批青年科幻作家陆续登台，崭露头角，组成中国科幻大军的新的实力方阵。

21世纪中国科幻的晨钟，将被他们有力地撞响。



Science Fiction World Literary Treasure-House

科幻世界文库



当代中国原创科幻小说丛书

目 录

穿越时间的勇士·····	1
侠客之行·····	17
脑 界·····	47
谁是亚当·····	65
死亡飘移·····	89
会合第十行星·····	131
寂寞寒秋·····	171
在膜室的最后日子·····	179
心灵密约·····	198

SCIENCE FICTION WORLD



穿越时间的勇士

• SFW Literary Treasure-House •

我们面前摆满了各种人造的菜肴，杯中的葡萄酒在璀璨的吊灯映照下，更加殷红诱人。可是我俩却默默相对，气氛沉闷极了。

这是大学校园餐厅的一角。今天是母校校庆，许多人参加各种游艺活动去了，偌大的餐厅食客寥寥。我俩是20多年前——21世纪初叶的同窗挚友。我留在本市工作，他早就移居海外了，是特地赶回来参加校庆的。他叫一帆。

在纪念大会上，当发觉坐在旁边的一帆郁郁寡欢时，我就好生诧异。要知道，当年他曾是全校“十杰”之一，终日生气虎虎，谈笑风生。自他出国后，



也常有关于他工作得意的信息传回，前些年听说他出任国际全球环境改善方案组主任要职，更是踌躇满志哩，怎么会是这副丢魂落魄的模样！他到底有什么解不开的心事？

“是工作不顺心，还是……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听说他至今仍是孑然一身，该不是感到了孤独？瞧，他本来高挑挺直的身子，变得佝偻了；眼镜片后的那双往昔洋溢着智慧和热情的眼睛，仿佛一片混沌；宽阔的额头上布满皱纹，像是无数条蠕动的蚯蚓。我骤然觉得一阵心酸。

“我……我想辞职了……”他啜嚅着，避开了我的目光。

我不禁大吃一惊。这是怎么了？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，不正是他在大学时孜孜以求的吗？为此我一直崇拜他。要是心中的偶像突然坍塌了，我该会有多么痛苦！

“你说说，这是为了什么？”我几乎是哀求地问道。

“你难道没有看到现在这世界有多糟糕吗？石油和煤快用光了，动物种类越来越少，至于土地和大气的污染就更别说了，连我们眼前的饭菜都是人造的。唉，我们有什么办法挽回这种可悲的局面！”他终于打开话匣，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“30年了，我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足足花了30年光阴呵，可到头来

..... ■



发现还是无能为力，多么残酷的现实！”

我觉得我总算了解他何以颓唐丧气的原因了，也承认他所说的这些现象都是真实的。但我认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态度，和我们（特别是他）素来奉行的积极进取的人生信条，简直是南辕北辙。我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：“那么我们只能听任世界越变越坏啦？”

“确实只能这样了。”一帆冷冷地说。

我终于按捺不住对他的不满，提高声调喊道：“你怎能背叛我们共同的理想？你有什么资格诋毁未来？”

“理想？”他望着我，眼里流露着讥诮，“行啊，你就讲讲你为你的理想创造了什么业绩吧。如果没有，就别教训我了。”

我更忍受不了他的轻慢，没理会餐厅里有人投来的惊异眼光，怒气冲冲地回敬他：“你别小瞧人了，一旦我做到了控制时间，我一定要让你见识见识！”

“啧啧！”他轻蔑地瞟了我一眼，“别把科幻小说的故事当成生活的真实吧！”

“你又没研究过时间，凭什么说是幻想？”

“好像你倒是研究过似的！”

“当然！”我一阵冲动，像演说家一样宣讲开来，“不妨告诉你，这些年我搞了一项专门研究课题，发现许多新奇的幻想是完全能变成现实的，其中就包括超越时间……”



“打算用光子传输，或者穿越虫洞？”他切断我的话头，眯缝着眼睛问。

“用人的脑电波，怎么样？你难道忘了‘宇宙蛋’？宇宙的200亿年，就是从一个奇点爆发形成星系，而后又收缩回到奇点的过程。我相信，正是爆发的能量在推动时间。宇宙是轮回不息的，根据自然的对称性，可以断定各种事物的实情，是早就因为‘前宇宙’的存在而映像在一个特殊的场里。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切，谁说不是早就发生过的？它就像演戏一样一幕幕推出，只是未上台之前我们看不到罢了。”

“这好像跟脑电波没多大关系吧？”

“不，恰恰相反！脑电波完全可以和它沟通。别忘了，我们能够突破时空回想往事，就足以证明脑电波是超光速的。所谓的‘天人感应’、‘未卜先知’，就体现了这种宇宙间的沟通。据我研究，只要脑电波足够纯，足够强，完全能沟通另一条时间轴上的‘你’的思维感知。可这种条件很难满足，所以我们平时所谓的‘直觉’都是断裂的，跳跃的。不过，通过我的专门仪器，便能放大你的脑电波能量，到那时，超越时间简直是小菜一碟了！”

我觉得我的话开始在他身上起作用了，因为我看见他眼里倏地闪亮了一下。我欣喜不已，便赶快总结道：“虽然目前要我们与奇点能量抗衡还不太可能，



但解决这个难点，总归不是太难的。”说罢，我等待着他再度反诘。

“我可敢打赌，你并没有试验过。”一帆果然又发难了，不过声音很轻，也没有了嘲弄的意味，但我却像被一记重拳击中了。

一帆的话不假，我的确没有试验过。而且，从某种角度说，根本不可能试验，至少目前如此。这是我的理论的唯一缺陷，被他一下子牢牢抓住了。

我发觉自己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，正苦苦搜寻更充足有力的理由时，忽然感到自己的手被紧紧攥住了。我猛地回过头来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双喷射炽烈火焰的眼睛。啊，一帆不知是什么时候站在我面前的，他的背不驼了，额上的皱纹消失了，脸颊挂着微笑。过去的那个一帆陡然复活了！

一帆把我的手攥得更紧了，他用近乎命令的口吻对我说：“听着，既然你唯有找个例证才能完善你的学说，而我也渴望被事实所说服。那么，你除了送我走上一趟之外，别无选择！”

二

虽然，我对一帆的猜疑已冰解冻释，但对他的这一要求却感到难以从命，心里依然忐忑不安。幸好，他没有逼我立即表态。





重新落座后，他才歉然向我解释，他早就读到我发表的几篇有关“时论”的论文了，只是觉得有几处写得含糊、隐晦，决定当面向我“讨教”，便使出这个“激将法”来。

我忍不住问：“那么，你早就知道了我的假说有缺陷？”

他反问道：“你文章里含糊其辞的地方不就是证明吗？”

我不得不佩服他目光的犀利，也就随机应变地说：“既然你已明白了，那也应该知道，我实在不能送你去。要是能去，我早就去了。我们根本不能向‘前’走，因为无‘路’可返。只要一离开这条时间轴，就再也回不来，只不过在实验室里平添一具空空的毫无思想的躯体而已！”

他仍执拗地说：“那我只要单程的，该行了吧？”

“你，你简直不要命了！”我生怕自己经受不住他的逼迫，急得嚷起来。

“老同学，别激动嘛。”这下轮到他来开导我了，“你以为我不去，就太平无事了么？其实，我刚才说的什么能源枯竭啦，环境污染啦等等，我们人类凭借科学终归是可以解决的，我对这一点充满了信心。可是对于可能发生的天体灾难，更让人忧虑。在上个世纪下半叶，不是广泛流传过1999年人类将遭



受大劫难的预言么？后来由于这个预言没有实现，人们便认为全是骗人的鬼话。如今经过现代科学的观测估算，天体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可能发生的。至少计算机已经证实，如果太阳系各行星位置较为特殊时，地球很可能受其影响出现大规模的火山运动、电离层破坏和严重水灾，等等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。我要进行时间旅行，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地球的试行方案，如果真是出现预言中的情景的话。尽管我不能回来了，但我相信你是有办法追踪我的脑电波的。”

我不能不承认，一帆的深谋远虑和他准备为保全人类未来而献身的牺牲精神，是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。可是，我又怎能让他去冒险呢？我着实犹豫了。

“别拒绝我吧。”他从对面伸过来一只手，重重地放在我的手背上。“我已经写了志愿书，一份递交给了我所在的方案组，另一份给你，上面都有我的亲笔签名。这样，你就可以大胆送我上路，不必担心道德、法律的压力了。”说着，他的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递给了我。

我的手指一接触到纸角，泪水立刻夺眶而出。良久，我才努力抑制住激动，默默地斟满我俩面前的酒杯，然后举杯站起来，说：“明天上午9点，你到我的科研所来，我送你上路。这杯酒，算是我为你壮



行！”

一帆也站了起来，两眼熠熠生辉。他仰脖一饮而尽。

这时，我突然记起了那句脍炙人口的古诗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我将酒和着热泪一并吞了下去。

三

九点整。

一帆已经坐上了传输椅。他神情从容，完全不像是即将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人。相反，我的心却揪得很紧。

“我说，是否可以开始了？”当我检查完联接在他身上的生理测试仪和能量输入系统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催促了。

“等一等，还有这台脑电波感应器，电能在这里与你的思维感知同步，并把它们转换成可被外界理解的图像或符号。”说着，我把一个类似耳机的东西戴在他的两鬓，那里已经有些花白了。“你的思维将定标在你设想的年月日，误差不超过6天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他轻松地说，“祝我一帆风顺吧！”又冲我一笑，好像一个老顽童。“那请你闭上眼睛，集中思维，想像广漠的宇宙。”我轻轻吩咐